

曹植五言诗《白马篇》创作年代补证

张清¹ 陈阳²

(1.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2.宁夏电影制片厂 办公室,宁夏 银川 750002)

摘要:曹植的《白马篇》是历来为人称颂的作品,但其创作年代,至今学界未有统一看法;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认为此诗为太和年间所作,并作了简单的解释;笔者认为这一看法较为准确。本文围绕赵先生按语,对《白马篇》创作年代的解释再作一些补充。

关键词:曹植《白马篇》;北方少数民族;游侠儿形像;创作年代

中图分类号:I222.7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731(2006)02-0034-02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

曹植的这首《白马篇》以抑扬顿挫的笔调,描写了一个身手敏捷,武艺高强,勇于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幽并游侠儿”的英雄形像,表现了诗人渴望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壮烈精神。清朱乾《乐府正义》谓本篇“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诗中所云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即言曹植创作这首诗,有感而发,缘事而作。历代选家极为重视这首诗《乐府诗集》《乐府正义》《太平御览》等都收入这首诗加以评点。当今各类“文学史”也都收录这首诗,作为曹植的代表作加以介绍。所以,这首诗的创作年代应是我们注意的问题。

曹魏时期的《曹植集》有两种:一种是曹植手自编次的;一种是景初中明帝曹睿下令编辑的,这两种集本早已散佚。后来著录和刊刻的《曹植集》卷次和篇目都各不相同,今存的集本已远非原本的本来面目,又因其以文体异同编次,没有标明创作时间,所以,其作品创作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但根据作品的内容和一些史料,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作品的创作年代。

通过对曹植及其作品的研究,当今学术界对曹植创作分期有了统一的认识。当今学术界分析曹植的创作分期时,都以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死)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乐观向上,充满了进取精神;后期抑郁不得,充满了愤满与苦闷。在划分创作时期的同时,几乎都把《白马篇》作为前期作品的代表作来介绍。如: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前期)曹植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如《白马篇》……”^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曹植前期的作品多数是吐露自己的志趣与抱负之作,这些作品以《白马篇》《名都篇》为代表……”^②

此外,还有游国恩等编的《中国文学史》,陈玉刚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许仁图主编的《新编中国文学史》等都持此观点。

这些应该是当前的主流,即当前大多数人把《白马篇》归为前期作品。这种看法是有种种理由,但也有很多疑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一般认为这首诗充满了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基调,正符合前期的创作风格,属前期作品无疑;但读曹植的作品时,应该发现其后期作品也有许多是积极进取,充满建功立业之心的,而非全部抑郁苦闷之调。如“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仆夫早严驾》,作于太和二年);“类比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杂诗·转蓬离本根》,作于太和二年);当曹休征吴失败后,曹植“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求自诗表一》)等等,这些都表明曹植在后期的作品中也多有“捐躯赴国难”的壮烈之心。赵幼文认为《白马篇》为魏明帝太和时期的作品。他的《曹植集校注》在《白马篇》的按语中说明了原因:曹睿时代,鲜卑强盛。部帅轲比伦与蜀汉联合,给曹魏西北边防以强大压力。而匈奴部族散居在长城之内,也予魏国安全以威胁,从郭钦、江统的言论可

收稿日期:2006-06-18

作者简介:张清(1980-),汉族,山东聊城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陈阳(1982-),回族,宁夏银川人,宁夏电影制片厂办公室秘书。

以得到证实。曹植鉴于当前客观形势于国家的安危具有不利,因而叙述幽并游侠少年忠勇卫国、捐躯糜身的英雄形象,藉以抒写自己为国展力的宿愿。^⑤本人比较赞同赵先生的说法,这种看法更具说服力。本文围绕赵先生按语,对《白马篇》创作年代的解釋再作一些补充。

二

“游侠”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产生于战国这一社会大动荡时期,崛起于反秦风暴之中,兴盛于西汉,衰败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剧烈动荡,民不聊生,封建制度尚未完善,游侠有了适宜生长的土壤,这一时期游侠的活动相当活跃。曹植本人就“任性而行”“饮酒不节”,有任侠之风,“游侠儿”进入曹植的创作视野是自然的事情。在游侠儿身上,曹植寓着自己真实的情感,自己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在游侠儿身上表现出来。

从《白马篇》塑造的“游侠儿”的形象上来看,他反映的精神面貌应是曹植后期,尤其是太和时的精神面貌。“游侠儿”武艺高强,爱国之心极强,不惜为国牺牲;“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有一种为国家贡献自己热血的自觉的情感。这是曹植后期,尤其是魏明帝太和时期,所具有的思想情感。

曹植前期,受曹操荫蔽,交游于建安文人踌躇满志,对政治理想充满信心;“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不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他的政治雄心就是“西灭违命之蜀”“东五不臣之吴”“混合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这时他的理想是宏阔的,不是“游侠儿”所能想到、做到的。他还一度与文帝争太子位,有志图王。《三国志》载:“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④而“游侠儿”作为社会的底层,其身上所具有的精神特质不会在此时曹植的身上出现。魏文帝曹丕即位后,曹植受到压制和排挤,终日惶惶,更不敢言及自己有什么抱负。魏明帝时,虽然仍没有废除压制诸侯王的禁令,但已没有文帝时迫害诸侯王的气氛,明帝对诸侯王的态度比较温和。这时,曹植一直受压制的理想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但已非前期那种力争王位的宏图大志;而是“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右属大司马,统编师之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编师之任。必能乘危蹈险,骋舟奋骖,突刃触锋,为士卒先”(《求自试表》太和二年)这里甘当“一校之队”“为士卒先”的精神与诗中“游侠儿”的精神面貌是何其相似;“以己之力,为国立功,而偿宿愿,”与“游侠儿”“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忘身精神又何等得不谋而合。《白马篇》中“游侠儿”的身份是自由的。“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游侠儿从少年时就离别乡邑,驰骋沙漠,纵横意气。一旦“边城多警急”“羽檄从北来”,立即自觉地为国家冲锋陷阵,建功立业。而曹植身为皇族却不能当“一校之队”“为士卒先”。《三国志》载:“(明帝时)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复得,既还怅然绝望。”^⑥长期郁郁不得志的压抑感使之渴望如“游侠儿”一般自在地施展抱负。

三

从《白马篇》所要表达的内容也可以找出一些时间线索。这首诗叙写的是边塞战争之事。《乐府解题》:“鲍照云‘白马骅骝弓’,沈约云‘白马紫金鞍’,皆言边塞征战之事。”诗中“边城多紧急”“虏骑数迁移”“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也都直接表达了这一内容。“西北”意谓诸戎所居之地;据《晋书·郭钦传》:“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幽并“即今河北、辽宁、山西一带,多出豪侠之士。”匈奴,魏时杂居于今山西省北部。“鲜卑”,魏时散居今河北、山西地区。从诗中的这些信息可以明确地看出诗中所叙为古代曹魏政权在北部边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匈奴、鲜卑的征战之事。

然而,曹操时和曹丕、曹睿时代都曾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征伐,诗中所写具体指那一时期?从历史资料中,可以推断出一些线索。

曹操时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并无太多纷扰,曹操统一北方之前,其北方有袁绍、公孙瓒等割据势力,即有匈奴、鲜卑等骚扰边境,曹操也是边长莫及。曹操统一北方之时,曾主动攻击匈奴;太祖潜师北伐,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夷狄慑服,威振朔土。遂引乌丸之众服从征讨,而边民得安息。”^⑦对此《资治通鉴》中也有记载(建安十年)秋,八月操讨犍等斩之;乃变潞水求犍平,乌桓走出塞。^⑧后来曹操又采取郭嘉的建议于建安十二年(207)千里出奇兵;“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⑨自此北方边境在曹操时期比较安定无匈奴骚扰,双方征伐之事。曹植在曹操攻击匈奴之时(建安十二年)才16岁;虽其才气过人,但写出这样高水平的诗作,仍是不现实的;并且是曹操主动出击匈奴,而非“边城多紧急,羽檄从北来”。

三国鼎立之后,北方的鲜卑政权逐渐强大;“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王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⑩与此同时,西北的羌、胡也数次叛乱。黄初二年(221)“凉州卢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黄初五年到黄初六年(224—225),鲜卑轲比能多次与魏将田豫交战;太和二年(228),轲比能以三万之众围豫于马城;最严重的时期是在青龙元年(233,曹植于太和六年即232年病死),轲比能与魏将苏尚、董弼战于楼烦,大败魏军,河内的匈奴皆叛出塞外与轲比能合寇边境,形势一度极为严峻。这一时期,不但有北部的边患,而且西面有蜀,东面有吴,一直威胁着魏的安全,三国互相征伐,连年征战,尤其是太和二年“蜀大将诸葛亮寇边”;“秋九月,曹休率诸军至皖,与吴将陆议战于石亭,败绩”;“十二月,诸葛亮围陈仓”。这一年正是魏的多事之秋。而此时明帝对曹氏皇族态度比较温和,曹植又看到了出仕的希望,上《求自试表》自荐,甘当“一校之队”“为士卒先”。由此认为《白马篇》作于太和二年左右应更加符合历史事实。

综上所述《白马篇》属后期太和年间所作,这个看法应该是有史实依据的;从“游侠儿”形象来看也比较与太和时期曹植的精神风貌相吻合。

注释:

①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217—218页。

③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413页。

④⑤⑥[西晋]陈寿《三国志》,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第154页,第235页。

⑦⑧⑨[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61页,第2072页,第2222页。